

難忘歲月

——金菊回忆录

● 孟法金 著



1469936

點 己 歲 月

金菊回憶錄

● 孟法金 著



淮陰師範圖書館1469936

书 名：难忘岁月

作 者：孟法金

印 刷：湖南省岳阳晚报出版印刷中心彩色印刷部

时 间：2009年8月

此书为非卖品，仅供亲友阅读

金菊回憶錄



戊子之冬

李冰野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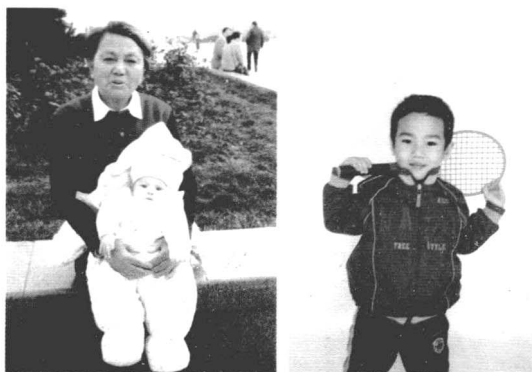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者近照



全家福 2008年春节



作者与曾孙



与老伴在杭州留影 2002年暑假



2006年5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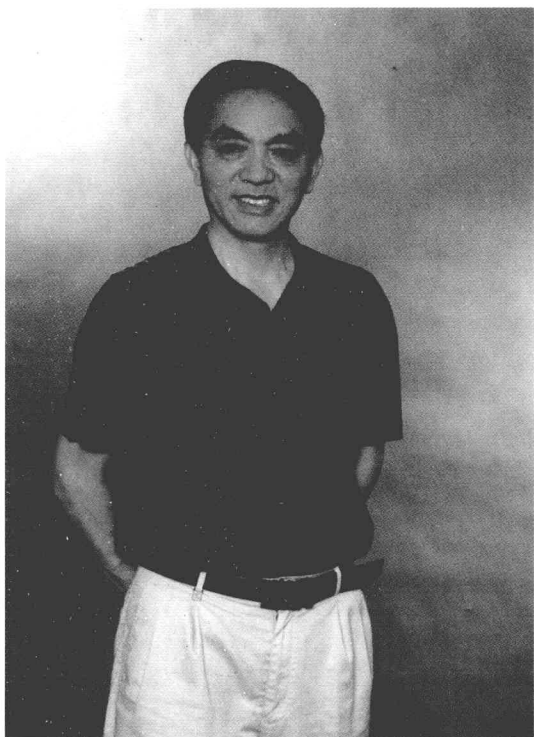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和她的子女 2008年7月在青岛八大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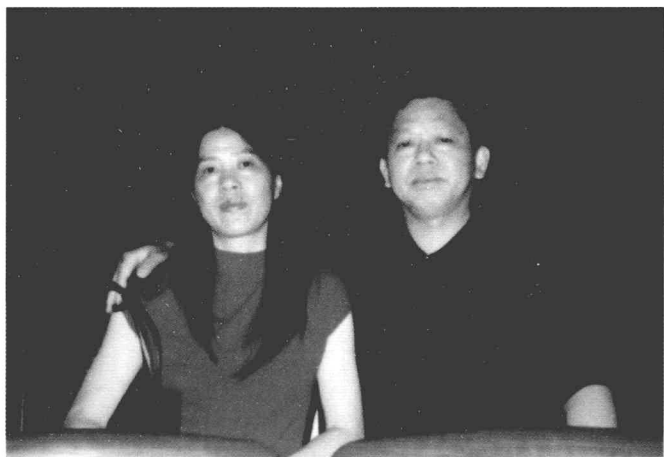


两对儿子儿媳和两对女儿女婿

大儿子陈克明



小儿子克忠夫妇





女儿晓珍和女婿莫君武



女儿源芝和女婿黄田化



女婿黄田化



克明、克忠和君武在青岛海边



女儿晓珍



女儿源芝

孙女陈晖全家合影





前 言

2005年7月中旬，正当盛夏酷暑，我突反常态，需要盖上大棉被，燃起“电热油汀”烘烤，才能压住体内的寒冷。这是因为患“甲亢”，服用“同位素”药水过量而产生的负面反应。药水是“七一”喝的，约半月后药性大发作，反应竟是如此强烈。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儿子、媳妇见我生命垂危，便用车辆送我到长沙湘雅医院去检查。化验血液查出：促甲状腺素高达30多度，脸色蜡黄而浮肿，走路要人搀扶。我从自身的感受与医生的表情，感悟到自己可能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。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那时我想到：自己虽死无憾，但这一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未完成：写《难忘岁



月——金菊回忆录》。

这本书是记叙几十年的家史，也是儿女们的奋斗史，必须传之于后代，让我家传统的优良品德代代相传；这本书也是一部感恩史，饮水思源，知恩图报，这是做人的根本，这道理应教育后代；这本书还是我个人及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段不正常时光的缩影，它详细梳理了我和老伴含冤受屈的来龙去脉，要让后代知晓。因此，这本书必须写出来。前几年虽然拟好了提纲，开了个头，但能不能完成，却信心不足。在我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，反而坚定了信心，一定要将《难忘岁月》这本书写出来！我深信：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。”女婿莫君武也鼓励我写。我想：目标明确，意志坚定，目的总有一天会达到的。2005年，我开始动笔，不过写得很少。2006年病情稍有缓解，便从童年、青少年生活写起，卧床养病也在思考。几十年受挫折的痛苦事情数不胜数，不可能一一涉及，只选择了几件最深刻的事例来记叙。关于事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，我是用自己的年龄和几个孩子的出生年月去推算的，准确性较大，事情是绝对真实的。但是，以我的能力，写这部书的确难，难如上青天！我们这辈人，受尽委屈，吃够苦楚，回忆旧事，再揭伤疤，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，仿佛又进入了那痛苦的深渊。于是，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湿透了



衣襟，也滴湿了稿纸。

从身体状况来看，我的促甲状腺素受到极大的破坏，常常畏寒怕冷，颈、肩、双臂发痛。实在疼痛难忍时，不得不去医院治疗，或在家做“牵引”。但我克服一切障碍，坚定不移地写作，只要病情、心情好一点，一分一秒也不放松。午睡时没有睡意，晚上也要写完一个段落才上床。有时口燥舌干，一杯水就放在面前，伸手可及，可也不想停笔。因为时间于我太宝贵了，在有生之年，《难忘岁月》必须完成。就这样，时写时停达三年之久。2007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之前，按所拟的提纲全部写完，大约六万余字，一直写到了我退休（1985年）。我想这可给儿孙们作个交代了。其实，我早已精疲力竭，心想：路，只能走到这儿为止了。为了使这本书尽可能地完善无误，我便请了挚友薛咏岚老师、陈迪生老师、何应昌老师帮助批阅，整理。他们虽然年高体弱，仍任劳任怨给予帮助。俗话说，贤者多劳。经过他们审阅后，我便请人打印成册。这时，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我将所印刷的十本书稿分别发给几个儿女、孙子、亲人，迫切地盼望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指点。女婿是记者、小儿子最了解我写的这一切，但他们工作特忙，哪有时间过问此事？到了2008年4月6日，又得到李冰封老师与廖世英老师的大力相助。

我认识李冰封老师是在1961年，我们都在南县复兴港蔬菜场进行所谓的“劳动改造”，那里的农民都为他“博学多才”而惋惜。多年没见到他老，只耳闻其大名：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等等。去年从一位朋友那儿得知他的电话号码，曾向他问候。2008年4月5日再次向他问候，并说：“我和老伴想登府拜访二老。”没等我说完，电话中传来了李老宏亮而亲切的声音：

“欢迎！欢迎你们来我家做客！”4月6日那天，我与老伴早早来到了李府。李老与夫人在省出版局大厅前迎接我们，几十年前魁梧、英俊的年轻人，随着岁月的逝去与磨炼，已成为矫健的白发老人。他的性格依然是那么豪爽、和善。走进李府，只见他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、干干净净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藏书，可谓汗牛充栋。我们相见互感高兴。落坐片刻，我不好意思地拿出《难忘岁月》初稿请他们批阅。廖老师接过此书认真看了一下说：“老李近来很忙，我可以帮你看。只是我视力欠佳，看书、阅稿每次不能超过一小时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本书稿的目录，你还要继续写出后段的事情，尤其是两个儿子的创业情况……等等。”我听后满口答应：

“稿子不急于要，只要您今年能完成审稿就行，麻烦您慢慢地看。”我回家后继续写作，不畏劳苦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廖老师批阅稿子是那么认真



负责，她自从接到我的稿件后，天天坚持批阅。在批阅中对有疑问的地方总是打来电话细细询问。后来，我与她约好，每天早上七点钟我打电话与她，听取她一天批阅后的意见。每当批阅完一些稿件，她总是用特快专递寄给我。她的真心诚意让我感激至深。今天，《难忘岁月——金菊回忆录》能圆满完稿，印成此书，我得深深感谢他们。

我希望这本书能得到我的儿孙们看重。希望他们都能认真地读一读，从中吸取精神营养。前辈们艰难地从沼泽中走出了一条阳关大道，后辈们应努力向前，继续走出一条更加灿烂的人生之路。

七十六岁的孟法金
二00八年七月十八